

# 寻踪箕子和衍畴书院

邵瑞刚

治国安民大法。

《五行志》云：“周既克殷，以箕子归周，武王亲虚已而问焉。”

化及民。箕子带领族人及弟子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“箕侯国”，亦称“箕子朝鲜”。朝鲜史书《东史纲目》记载，箕子在朝鲜治理不到三年，当地民风大变，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，妇人守贞不淫，婚嫁不重聘礼，民众节俭和睦，社会和谐安定。

《尚书大传》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《竹书纪年》《易林》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《三国志·东夷传》等史书对箕子的事迹有明确记述。

易经卦爻辞中唯一一个有史可考的历史人物。《易经·明夷》：“六五，箕子之明夷，利贞。”《易经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，六经之始，被历代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商人等推崇备至。唐代名相虞世南说：“不知易不可为将相。”

箕子教育成就——衍畴书院

洛书后天八卦系统的重要传承者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：“禹治洪水，锡《洛书》，法而陈之，《洪范》是也。”沈青岩《演（衍）畴书院记》：伏羲受《河图》之启发，研究出了先天八卦系统，道统传给了文武周公；大禹受《洛书》启发，研究出了后天八卦系统，传给了箕子。

箕子《洪范》最早总结整理了五行学说。

箕子的修身处世智慧

见微知著，明察秋毫。《韩非子·说林上》：“（商）纣王刚登基，就让工匠做象牙筷子。箕子认为：使用象牙筷子，必然要用犀牛角和玉做的杯子，吃牦牛、大象、豹子这样的珍馐佳肴，穿绉罗绸缎的衣服，大兴土木建豪华楼馆，奢靡浪费之风难以禁止，悲惨结局可以预知。”不久，纣王和商帝国便在穷奢极欲中灭亡了。

大智若愚，明哲保身。《韩非子·说林上》：“纣为长夜之饮，欢以终日，问其左右尽不知也。乃使人问箕子，箕子谓其徒曰：‘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，天下其危矣。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，吾其危矣。’辞以醉而不知。”

箕子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成就

最早提出了幸福人生观——五福学说。五福：一曰寿（长寿），二曰富（富

贵），三曰康宁（健康安宁），四曰攸好德（好德行），五曰考终命（善终）。箕子不仅科学设计了幸福美满的人生，而且指出让人民过上五福临门的美好生活是政治家的责任。“敛时五福，用敷锡庶民。惟时庶民于汝极。”不仅要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而且还要有好德行和善终，把人民的幸福感最大化。

首次提出了民主集中决策制度。“谋及乃心，谋及卿士，谋及庶人”意即重大决策，要深思熟虑、广泛征求大臣、知名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，审时度势，遵循规律。箕子首次提出“社会公正”的政治思想，主张明德保民的开明君主制。

树立了“以民为本”的政治思想。箕子把“食”列为“八政”之首，把民生问题当作最大的政治。

箕子的教育成就——衍畴书院

《陈州府志》《西华县志》记载：“陈为宛丘太昊所都，其属邑西华则古箕子之国，旧有演（衍）畴台址，峙于学宫棹莽中，敞庐三楹，绰楔题曰：演（衍）畴书院。”“四乡学士云集，弦歌相闻，灯火相照，居肆成事。”

高级干部研修学院——《学记》记载，古时候的教育，家设“私塾”，党（五百家）设“庠”，木（一万二千五百家）设“序”，国设“太学”。塾、序、庠、学，都是学校。

衍畴书院是“学”，是国家设立的从事学术和应用研究的地方，即太学，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，教育对象是高级干部，宗旨是经世致用，为江山社稷服务。

学风——箕子在西华筑读书台，建衍畴书院，兴读书、明理、悟道、力行之风——使受教育者“洗心修德，真实读书；明义理、淑身心，成仁取义，心有所耻”（见明代监军道胡嘉栋衍畴书院《附课主要言》）。

除进行人伦教育外，发展工业和手工业教育，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。

《学记》中说：“君子如欲化民成俗，其必由学乎……良治之子，必学为裘（冶炼铸造富国强兵，学习比干）；良弓之子，必学为箕（发展工商业、手工业，学习箕子）。”

教学理念——可以高度概括为一个“因（汉语音为阳平 qiū）”字，即长时

间在一个地方，做成一件事，“一门深入，长时薰修”“居有常，业无变”“知类通达，强立（坚强的意志）而不反，谓之大成。”

箕子读书台、衍畴书院遗址及景观

乾隆年间《西华县志》记载：“衍畴书院建于箕子台上，旧建洪范堂三楹，东西虎各三楹。”

民国《西华县志》记载：“衍畴书院设于黄官后箕台旧址，名云曰衍畴，亦有箕子而得名。”

箕台夜读——乾隆年间《西华县志·古迹·箕子台》记载，箕子读书台，四周遍栽桃李，夜阑人静，书声琅琅，韵致清幽，故有“箕台夜读”之称。

箕子祠——《陈州府志》载：“华邑，箕子之旧封也，故城另称箕城，县城东南隅，其势甚高，有箕子祠在焉。”箕子化及民，而民祭祀之。《西华县志·祀典》记载：“箕子庙，春秋二仲上乙日冬至祭。”

箕子祠共造房屋九楹，礼堂三楹，东西两厢各有陪祠。

在老县城东南隅，有衍畴书院、明伦堂、黄学宫、文昌阁、魁星楼，为古代教育中心，四乡学者云集，修学论道。有诗为证：衍畴书院出名流，箕子台上观星斗。魁星高照青龙宫，不占鳌头在云头。

箕子读书亭——箕子读书亭又叫衍畴亭。乾隆年间《西华县志·古迹》记载：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，巡抚吴志新来西华听到箕子的事迹，感佩不已，遂“委邑令洋重建”。因当时箕子读书台旧址已被建为“明伦堂”，于是在县城西北隅建箕子读书亭。

砚台池——箕子读书台西边有一水池，名砚台池。四周遍植柳树，绿树成荫，倒映池中。箕子和弟子常到水池旁读书。

砚台池传奇：3000多年来，砚台池水从不干涸，暴雨倾盆水不外泄，平时清澈见底。有诗为证：箕子挥笔著洪文，砚台池里装乾坤。洗心修德明仁道，造就真实读书人。

恢复重建衍畴书院，是新时代建设创新型新西华的强劲动力，开展箕子文化研究将为西华县的文化、教育振兴，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。

# 《西施传》创作谈

柳岸

《西施传》就要与读者见面了，回想整个写作过程，不禁心有余悸。文学创作不仅是脑力劳动，也是个体劳作，更是自我竞技。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，读者也许更想了解成书的背后，故而我向大家分享《西施传》的创作历程。

西子给予的神力

《西施传》是“春秋名姝”系列的最后一部，西施的资料在先秦古籍中，比前面几位更少。后世的文学文本和坊间传说似乎更多，而且大都有关范蠡的情感和吴国灭亡的罪责。即便是《吴越春秋》和《越绝书》中，关于西施的部分，零星而有限，就是梁辰鱼的《浣沙记》，写西施的内容也不是主要的。而刘向《列女传》并未把西施纳入其中。《东周列国志》关于西施，有了一些叙述，不过是《吴越春秋》中的拓展而已。所以，要写好《西施传》，压力相当大。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因素，是我对吴越文化的了解，远不及对中原文化的了解。所以，备课之时，更加焦虑。除此之外，我对《西施传》给予了更高的要求，既然是压轴，必须给读者一个更加贴近史实、更加丰满、更加鲜活、更加惊艳的西施。

“春秋名姝”四位传奇女中，只有西施出身草根。而且，她在十五岁之前，与政治并无瓜葛。算上她在越王宫训练的三年，直到吴国灭亡，她隐遁而去，全部加在一起，她与吴越争霸的交集，也只有十五年的时间。而我写《西施传》的主要目的，是想通过西施这个人，写吴越争霸，通过写吴越争霸，写出吴越争霸中那一群人，通过那一群人，反应春秋晚期的那一段历史。吴越之争最早的记载，是公元前544年。史料有关越王允常与吴王阖闾的记载，是公元前510年。原因是吴国因为越国不随从吴国讨伐楚国，而讨伐越国。即便是从公元前510年算起，到公元前473年吴国灭亡，还有37年。很显然，西施出现的十五年，是无法承载那段历史的。

如何写《西施传》，对我来说，确实是一种挑战。虽然我喜欢挑战，但还是有压力。

我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做室内功课，找到所有关于西施的资料，还有研究吴越文化的资料。做完室内功课，我依旧茫然失措。所以，我必须到吴越一带走走，不仅吴越地域的主要地方都要走到，还要与当地的一些文化学者进行交流座谈。

于是，在2019年1月8日，我开始了20天的吴越之旅。从越国到吴国，旧都、迁都，以及主要的战略要地，一一走遍。而后，为了写好范蠡，我又到了范蠡的出生地浙川、隐居地山东肥城陶山，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走访。

在绍兴走访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。2019年的1月10日上午，我去大禹陵。从大禹陵回来时，飞雁同学领我到次坞吃打卤面。吃完面，我们计划要去“美人宫山遗址”，那是西施入吴之前训练之地——土城宫遗址。由于疲惫，我头疼欲裂，只得找了一家咖啡馆买了一杯咖啡。

冷雨，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潮湿如棉絮一般缠人。我喝完咖啡，没走几步便到了“美人宫遗址公园”。这里已经没有土城宫的一丝气息，不过是在遗址上建的一个现代公园而已，不过确实是一个很别致的园子。一进大门，碰上一个老年人，他用当地话嘟囔一句，我听不懂，看他的表情，以为是阻止我们入园。我便问飞雁，他说的什么？飞雁说他说：没什么好玩儿的。我笑道：不是来玩儿的，是来看西施的。

进了大门，便是长廊，我收起雨伞，循长廊而行。与长廊相接的是一个洗手间。到了洗手间门前，我把伞交给了飞雁，说我要进去一下。

一进洗手间，一股香气扑鼻而来，而且非常浓烈。我陡然一惊，仿佛有了通灵之感。转而，觉得自己神经质，可能是卫生香或者清洁剂的味道。我很快找了找，没找到。我不禁惶然，便就出来了。我跟飞雁同学说我闻到一股花香。她很奇怪，说要进去闻一闻。她进去之后，不一会儿便出来了。她说她没有闻到。我说有，真的，非常浓郁。小姑娘很兴奋地说，我得再进去闻闻。她进去了，把里面的门全都拉开，依旧没有闻到花香。

我心中虽然疑惑，但却不敢再进去。我试图找到香源，那时节正是南方腊梅盛开之时，也许是附近腊梅的香气。我和飞雁绕着卫生间转了一周，并未见到腊梅，也未找到花。

一定是某种机缘巧合，我才闻到了花香的味道。也许真是西子之神，穿越千年出现的灵异，助我创作《西施

传》。我千里迢迢虔诚地来到土城宫，为西子立传，西子还能不有所表示吗？也许……

我诚惶诚恐地离开了土城宫遗址，坚信《西施传》一定能够写好。

冰箱给予的体力

我的走访，一直持续到了2019年的农历小年才算走完。该做的都做了，该走的都走了，接下来就要开镰收割了。

2019年元宵节之后，上学的、上班的都走了，一切都安宁下来，我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：正月十八。那天一早，我沐浴、焚香、静坐，开启了闭关4个月的写作生活。其实，在闭关之前，我最担心的不是别的，而是身体受不了。写作是个体力活，如果连续四个月不停歇地写，即使身体很好，肯定也受不了。我很清楚，必须保有足够的体力，才可以持续几个月闭关不出的写作生活。我先生不在家，他也担心我的身体。于是，他便包了许多饺子，塞进了冰箱。因为是春节刚过，冰箱里还塞满了各种食物。

开始，我还蛮新鲜的，觉得冰箱里有食物，我的生活便有了保证。吃腻了冰箱，也可以叫外卖，所以，整个状态还算不错。

写着写着，我开始觉得有些焦虑。大好春光里，我一日三场敲打键盘，只吃速冻食品，整个人像一根拉长的橡皮筋，有一种快要断裂的感觉。突然，出现了心慌，我很害怕，便停下来，躺下歇一会。待症状缓解，再继续干活。我知道自己的心脏没大病，主要是过度疲劳，稍事休息便可恢复。

进入写作状态，沉浸其中，物我两忘，而一旦走出来，有种被掏空的感觉。只想休息一下，根本没有心思叫外卖，我就简单煮点水饺。吃饭只是为了补充体力，而没有任何感官意义，色香味根本就不存在。

饺子吃到想吐，就吃方便面，更便捷一些。

填饱肚子，补充体力，这是我吃饭的全部意义，对于我来说午休实在比午饭更重要。吃完午饭，睡上一觉，醒来便觉得恢复了体力，可以继续“战斗”，而且晚饭之后，我还要再继续一场。

《西施传》完稿，我一冰箱的速冻水饺也就报销完了。

跳绳给予的精力

长时间的闭关写作，仅仅靠冰箱里的食物是不够的，我的腰部和颈椎都有毛病。腰椎在2014年7月做过手术，颈椎也已经没有了生理弯曲。而我，必须保证腰部和颈椎都不能再出问题，才能继续写作，无论哪个地方出了问题，我的创作都无法继续进行。闭关之前，我每天出去散步，可是闭关中没有时间散步。我必须找一种能够不出门、随时运动的项目。所以，我选择了跳绳。跳绳，不但让我减掉了脂肪，而且保证了我的精力。

每天早上，起床后刷牙，而后便开始跳绳。跳两千下，大约三十分钟，整个人都舒展开了，所有细胞醒了过来，一下子就有了精神。草草吃早点，便进入写作状态。为了保证颈椎不出大问题，我特意买了一个颈椎按摩器，临睡之前按摩30分钟。这样颈椎腰椎都算是安顿住了，整个人感觉好多了。

即便如此，后来还是出了问题。我写到十万字时，感到脊背发凉，整个人像掉进了冰窖。已经四月份了，我午休的时候，裹紧羽绒被还是不行，只好打开空调，调到制热模式。我百度了一下，为什么会脊背发凉，答案是疲劳过度。但是，我不能停下来啊。

我只能靠运动保持足够的精力。于是，我每天跳绳的数量，由两千下增加到三千下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了。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，感觉还不错。

那一天，我写到了伍子胥被赐死的那一章。书中写：“端午节降大雪，江河怒吼，天地失色。”我的身体确实如书中的场景中一样，感觉全身冰冷。虽然已经到了五月初，我却穿上了毛衣，外边套上棉睡衣，还是不行，冷得坐不住。没办法，我又加了一件皮草的马甲，披上一件羊绒披肩，才勉强抵住从里而外的凉气。从此之后，我便落下了一堆毛病，但凡事稍微疲惫，就会感到脊背发凉，好像身体里的元气，啾啾地往外泄露。

《西施传》终于完成了一篇，我整个人虚脱一般，犹如进行了一场超负荷的竞技，所幸借助西子给予的神力、冰箱给予的体力、跳绳给予的精力，三力之合终于获胜。

# 穿越百年似“幻城”

——读朱隽瀛《周滨集》系列诗词兼考辨

童建军 文/图

朱隽瀛，字芷青，天津人（一说北京大兴人），清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举人，曾官至河南知府。清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在周家口任厘金局局长兼管治安，时作《周滨集》诗及序，对彼时周家口的风土人情多有描摹。在晚清，朱隽瀛应该算是一个诗词名家，出有多本诗集，且诗中颇多典故。笔者苦于古代汉语和古典文学功底浅，初读《周滨集》有些费力，一知半解。不过反复多遍，竟也读出很多意趣来，有了些穿越百年似“幻城”的感觉。

一观形胜。《周滨集》序开篇即写：“周家口在汴省南稍东三百里，长河中流，穿岸成口，缘口立寨，其地属陈州淮宁（淮阳）商水二县。”接下来写河而峙，如三城然。“犬牙交错，堆堞环护，周数十里，外为农田，中为民居，衢巷庐舍，靡不毕具”。虽历经战乱，“而今迥非夕状矣”，但依稀可见当年鼎盛和中兴时“财货充盈，称豫巨镇”的繁华旧影。

二为辨名。按照朱隽瀛的查考，周家口旧名隐川渡口，明末即有西寨，乾隆时，周某重筑之，因以得名。“人知设卡由咸丰，不知乾隆岁始。给经者谁实周家，口号周家原非始”。“周家口之名罕详所自”，许是历史认知的局限和道听途说的缘故，朱氏的这一说法是有疑问的。因为现代的周口志书记，明洪武初年，在沙河北岸就有了永宁集和西老寨。明朝永乐年间，沙河两岸结成了子午集，周姓移民在子午街（现周口老街）北口开辟渡口，周家口由此得名。明隆庆四年黄山人黄汴的商书《一统路程图记》，其中有一个路引提到周家口（周家店），这是可以查到的周家口最早见于书籍的记载。明万历年进士熊廷弼《过周家口



周家口老街——山黄街

诗》“万家灯火伴江浦，千帆云集似汉皋”，昭示了周家口已声名鹊起。还有清乾隆后期李海观的小说《歧路灯》，以明嘉靖年间为背景，其中五处写到周家口。朱隽瀛的诗词所讲同这些均有出入，不过其“且为乡志补从残，敢道寨垣生气色”的出发点和追根溯源的精神还是很值得肯定的。

三状风土。朱隽瀛“由京师取道郟城，乘舟抵周家口”“云树烟波拥画舫，沙河初历景全新”。到后“丁君治辅以所置安平门内启新街客舍相让，前后数十楹，颇称轩敞”“无多案牍遽庐（供休息的驿站）广，最近风光齐埠佳（原作按：巷外为齐埠口），偶举巷名还一笑，旧人遍住启新街”。忙碌之余，则“尘埃久，骤见烟波云树，风帆沙鸟，往来于前，旷神怡然，心目俱远”。自乙酉（1909年）七月至嘉平月既望（十二月十六），朱隽瀛遍游三河三寨，又赴陈州（淮阳），写下了《小黄河》《西老寨》（详见笔者拙作《寻找西老寨》《大渡口》《二板桥》《陈州街》《雨晴行寨上》《九月初六日晓发陈州》《此

乡》（其中写到黄杏樵园，另见笔者拙作《依稀梦竹说杏园》）《登春秋园敬赋》《周口竹枝词》等诗篇，写景状物，其自然风情、地域特色尽收眼底。“检半年稿得百二十八首，因颜曰《周滨集》”。

四述人情。在《周滨集》里，不仅有城寨渡口街巷、河流水栅卡子、舟船烟波树桥、民居客堂商行等的展陈，而且对当地的一些人情世故也多有记述，衣食住行生活娱乐渔钓街市礼仪往来等均有涉猎，颇具时代特征。既有“老渔言市晨呼卖，网得一头新鳊鱼”的质朴生动场景，也包括作者深恶痛绝的“汴俗可戒者二事”。

五论经济。“我方榷税来此间，暇豫豫乘稽频番”。既然是任厘金局局长兼管治安，公务当是正事。《周滨集》序里写道：“今年秋，余始奉微来此，笑（同窗）厘税事，兼督巡警。大陆之卡十有七，弁兵骑步凡四哨，晨昏循环，笔筹计簿纷于前，人符伍籍殊于后，与曩任此者之宽闲优俗，殆殊霄壤”。又撰“两寨兼星罗，周滨南市多。设关兼水陆，劝餉到台禾”。也

有闲暇的时候，“官闲无事许看花，偶唤舆行到水涯。绿树荫中红伞矗，坡前小驻待船家”。一番忙碌，加上日常的观察，对地方的经济民生就有了掌握了解。于是《周口竹枝词》里有这样的论述：“白金价长贱青缙，榷使防亏握算频。为系生涯人竞看，河湾新购小洋轮。近闻明诏审权衡，积习偏难混重轻。平到汴平高已甚，此间还有口南平。官家济响重厘钱，百货纷陈到卡边。上纛已过忙下纛，远来防有夜行船……一任沧桑殊旧象，烟波云树景依然。寨中糜市俨星罗，寨外良田万顷多”较详细地讲了关卡、征税、物价、市场交易等。

六抒情怀。文人为官自然会更多一些所谓的雅兴和想法。《周滨集》序篇有乐语：“居有情而诗斯作，乐吾之乐，不计工拙，检半年稿得百二十八首，因颜曰《周滨集》。踵前付印，并附著地之原委以代予乘。他时归我衙门，念此地之不负吾，或亦有人焉。谓余来而地始有诗，为斯地之幸乎，未易知也。若因周滨即古颍滨，云将窃比于苏公（苏东坡），则吾岂敢。”

朱隽瀛在周家口为官时间不长，当时的周家口也不复往昔的鼎盛和繁华。然而一座城市的存续发展，总有些其独特的基因和密码。周口因水而兴，又因水而荣。1917年，孙中山在其《建国方略》里，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又沿大沙河之左岸，至周家口，此一大商业市镇也”。一百多年过去了，而今的周口已经进入了一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，更多了长风破浪之势和欣欣向荣的复兴之象。由此笔者想，若问周口兴废事，请君读谈“朱隽瀛”。反之如果可以穿越的话，朱隽瀛也一定会“当惊周口殊”吧。

